

拍案驚奇

拍案驚奇卷二十

李克讓竟達空函

劉元普雙生貴子

全婚昔日稱裴相

助殯千秋慕范君

詩曰

慷慨奇人難屢見

休將仗義望朝紳

這一首詩單道世間人周急者少繼富者多爲此達者便說只有錦上添花那得雪中送炭只這兩句話道盡世人情態比如一邊有財有勢那趨財慕勢的多只向一邊去這便是俗語叫做一帆風又叫做鵝鴿子旺邊飛若是財利交關自不必說至于婚姻大事兒女親情有貪得富的便是王公貴戚自甘與鬻

頭作對，有嫌着貧的，便是世家巨族，不得與甲長聯親，自道有了一分勢要，兩貫浮財，便不把人看，在服裡，況有那身在青雲之上，拔人于淤泥之中，重捐已資，曲全婚配，恁般樣人，實是從前寡見，近世罕聞，真之中天公，自然照察，元來那夫妻二字，極是鄭重，極宜斟酌，報應極是昭彰，世人決不可戲而不戲，胡作亂爲，或者因一句話上，成就了一家兒夫婦，或者因一紙字中，拆散了一世的姻緣，就是陷于不知，因果到底不爽，且說南直長洲有一村農姓孫，年五十歲，娶下一個後生，繼妻前妻留下一個兒子，一房媳。

婦且是孝順，但是爹娘的說話不論好歹，真假多應，在骨裡的信從。那老兒和兒子每日只是鋤田耙地，出去養家過活。婆媳兩個在家績麻拈苧，自做生理，却有一件奇，惟元來那婆子雖數上了三十多個年頭，十分的不長進。又道是婦人家，人上方便，見那老子是個養家經紀之人，不憚地理會這些勾當，所以開常也與人做了些不伶俐的身分。幾番幾次，都在媳婦眼裡。那媳婦自是個老實勤謹的，只以孝順爲上，小心奉事翁姑。那里面有甚心去捉他破綻，誰知道無心人對有心人，那婆子自做了這些話，把被娘解。

每每衝着虎心病了、自沒意思、却恐怕有其風、吹在老子、和兒子耳、榮祖、顛倒在老子面前、撒謊、又道是挑遺告狀、一說便准、那老子信了、婆子的言語、帶水帶菜的、羞辱毀罵了兒子幾次、那兒子是個孝心的人、聽了這些話頭、沒個來歷、直裡佈得夫妻兩口、終日合嘴合舌、甚不相安、看官聽說、世上只有一夫一妻、一竹竿到底的、始終有些正氣、自不肯管那小字腔、孤獨有最狠、毒最狡猾、最短見的是那曉婆、大槩不是一婚兩婚人、便是那低門小戶、藏剩貨與那不學好爲夫所棄的這幾項人、極是老啣溜、也會得

世中
人之病

使人喜也會得使人怒弄得人死心塌地不敢不從
元來世上婦人除了那十分貞烈的說着那話兒無
不着緊男子漢到中年筋力漸衰那娶晚婆的大半
是中年人做的事往往男大女小假如一個老蒼男
子娶了水也似一個嬌嫩婦人縱是千箱萬斛儘你
受用却是那話兒有些支吾不過自覺得過意不去
隨你有萬分不是處也只得依順了也所以那家庭
間每每被這些人炒得十清九濁這開話且放過如
今再接前因話說吳江有個秀才蕭玉賓胸藏錦繡
筆走龍蛇因家貧在近處人家處館早出晚歸主家

間壁是一座酒肆店主喚做熊敬溪店前一個小小堂子供着五顯靈官那王賓因在生家出入與熊店主厮熟忽一夜熊店主得其一夢夢見那五位尊神對他說道蕭狀元終日在此來往吾等見了坐立不安可爲吾等築一堵短壁兒在堂子前遮蔽遮蔽店主醒來想道這夢甚是蹊蹺說甚麼蕭狀元難道便是在間壁處館的那個蕭秀才我想恁般一個寒酸措大如何便得做狀元心下疑惑却又道除了那個姓蕭的却又不曾與第二個姓蕭的識熟凡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兒是神道的言語寧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無次日起來當真在堂子前面堆起一堵短牆、遮了神聖、却自放在心裡、不題、隔了幾日、蕭秀才往長洲探親、經過一個村落人家、只見一夥人聚做一坵、在那裡喧嚷、蕭秀才快在人叢裡、看一看、只見衆人拈着道、這不是一位官人來得、奏巧是必、及這官人則個省得我們村裡去、縣門館先生連忙請蕭秀才坐、着將過紙筆、道有煩官人寫一寫、自當相謝、蕭秀才道、寫個甚麼、且說個緣故、只見一個老兒與一個小後生走過來、道官人聽着、我們是這村裡人、姓孫、爺兒兩個、一個阿婆、一房親、婦耐媳婦

十分不學好。到終日與阿婆鬪氣。我兩個又是養家經紀人。一年到頭沒幾時住在家裡。這慌娘人若留着他。到底是個是非堆。爲此今日將他發還娘家。任從別嫁。他每來位多是地方中見爲是要寫一紙休書。這村裡人沒一個通得文墨。見官人經過。想必是個有本學的。因此相煩官人替寫一寫。蕭秀才道。原來如此。有甚難處。便逞着一時見識。舉筆一揮。寫了一紙休書。交與他兩個。他兩個便將五錢銀子送秀才做潤筆之資。秀才笑道。這幾行字。值得甚麼。我却受你銀子。再三不接。拂着袖子撇開衆人。逕自去了。

即此便
見蕭生
罪案

我

這里自將休書付與婦人。那婦人可憐勤勤謹謹，做了三四年媳婦，沒緣沒故的休了他，咽着這一口怨氣，扯住了丈夫，哭了又哭，號天拍地的不肯放手。口裏說道：「我委實不曾有甚歹心，負了你，你聽着一面之詞，離異了我。我生前無分辯處，做鬼也要明白此事。今世不能和你相見了，便死也不忘記你這幾句話，說得傍人俱各掩淚。」說來，也覺得傷心，忍不住哭起來。却只有那婆子看着，恐怕兒子有甚變卦，流水和老兒兩個拆開了手，推出門外。那婦人只得含淚去了。不題。再說那熊店主重夢見五顯靈官對他

說道快與我等拆了面前短壁，攔着十分，懣問店主。夢中道：神聖前日分付小人起造，如何又要拆毀？靈官道：前日爲蕭秀才時常此間來往，他後日當中狀元，我等見了他坐立不便，所以教你築牆遮蔽。今他于某月某日替某人寫了一紙休書，拆散了一家夫婦。上天鑒知，減其爵祿。今職在吾等之下，相見無碍，以此可拆。那店主正要再問時，一跪驚醒，想道：好生奇異，難道有這等事？明日待我問蕭秀才，果有寫休書一事否？便知端的。明日當真先去拆了壁，却好那蕭秀才踱將來，店主邀住道：官人有句說話，請店裡

坐地入到裡面坐定喫茶店主動問道官人曾于某
月某日與別人代寫休書麼秀才想了一會道是體
寫來你怎地曉得店主遂將前後夢中靈官的說話
一一告訴了一遍秀才聽罷日野口呆懊悔不迭後
來果然舉了孝廉只做到一個知州地位那蕭秀才
因一時無心失候上白送了一個狀元世人做事決
不可不檢點曾有詩道得好

人生常好事、作者不自知、起念埋根際、
須思決局時、動止雖微渺、干連已彌滋、
昏昏羅大綱、方知悔是遲、

試看那新人夫婦的受禍不淺，便曉得那完人夫婦的獲福非輕。如今單說前代一個公卿，把幾個他州外族之人，認做至親骨肉，撮合了才子佳人，保全了孤兒寡婦，又安葬了拐骨枯骸。如此陰德，又不止是完人夫婦了。所以後來受天之報，非同小可。這話文出在宋真宗時。西京洛陽縣有一官人，姓劉名弘敬，字元善，曾任過青州刺史。六十歲上告老還鄉，繼娶夫人王氏。年尚未滿四十，廣有家財，並無子女。一應田園典舖，俱託內任王文用管理。自己只是在家中廣行善事，仗義疏財，押金如土。從前至後，已不知濟

過多少人了、四方無人不聞其名、只是並無子息、日
夜憂心、時遇清明節、屈劉元普分付王文用、整備了
牲醴酒醴、往墳塋祭掃、與夫人各乘小橋、僕從在後
相隨、不踰時、到了墳上、燒奠已畢、元普拜伏墳前、口
中說着幾句道、

堪、憐弘微年垂邁、不、享有三無後、大
七、十人稱自占、稀、殘生不久留塵界、
今、朝夫嬾拜墳塋、他、年誰向墳塋拜、
膝、下蕭條米足悲、從、前血食何容艾、
天、高聽遠寔難憑、一、豚宗親須憫愛、

拍案驚奇

卷二十

七

訴罷中心淚欲枯、先靈英爽知何在、

當下劉元普跪到此處放聲大哭、旁人俱各悲愴、那王夫人、原是賢德的、拭着淚上、勸道、相公請免悲、頻、雖是年紀、常慕筋力未衰、妾身縱不能生育、當別娶少年為妾、子嗣尚有可望、焚香無益、劉元普見說、只得勉強收淚、分付家人、送夫人、東轎先回、自己留一個家僮、相隨、開行、散陽徐步、回來、將及到家之際、遇見一個全真先生、手執招牌、上寫道、風鑑通神、元普見是相士、止要卜問子嗣、便延他到家中來坐、喫茶已畢、元普端坐、求先生細相、先生仔細相了一回、

畧無忌諱說道觀使君氣色非但無病壽亦在旦夕矣元普道學生年近古稀死亦非夭子嗣之事至此暮年亦是水中撈月了但學生自想生平雖無大德濟弱扶傾矢心已久不知如何罪業遂至殄絕祖宗之祀先生微嘆道使君差矣自古道富者怨之貧者使君廣有家私豈能一一綜理彼胥事者只顧肥家不存公道大斗小秤侵剝百端以致小民愁怨使君縱然行善只好功過相酬耳恐不能獲福也使君但當悉杜其弊益廣仁慈多福多壽多男特易耳元普聞言默然聽受先生起身作別不受謝金飄然去了

元普知是異人，深信其言。隨取西園典舖帳目一一稽查，又潛往街市鄉間各處探聽，盡知其寔。遂將衆管事人一一申飭，并妻侄王文用也受了一番呵叱。自此益修善事，不題。却說汴京有個舉子李遜，字克讓，年三十六歲，親妻張氏生子李彥青，小字春郎，年方十七，本是西粵人氏，只爲與京師寫遠，十分貧，不便赴試。數年前挈妻携子流寓京師，却喜中了新科進士，除授錢塘縣尹。擇個吉日一同到了任所。李克讓看見湖山佳勝，宛然神仙境界，不覺心中爽然。誰想貧儒命薄，到任未及一月，犯了個不起之症，正

是

濃霜偏打無根草

禍來只捨福輕人

那張氏與春郎請醫調治、百般無效、看看待死、一日
李克讓喚妻子到床前、說道、我苦志一生、得登黃
死亦無恨、但只是無家可倚、無法可依、撇下寡婦孤
兒、如何是了、可憐可憐、說罷、淚如雨下、張氏與春郎
在傍勸住、克讓想道、久聞洛陽劉元普仗義疎財、名
傳天下、不論識認、不識認、但是以情相求、無有不應、
除是此人、可以託妻寄子、便叫娘子扶我起來坐了、
又叫兒子春郎取過文房四寶、正待舉筆、忽又停止、

此亦
外也

拍案驚奇

卷二十一

光

前

心中好生躊躇道我與他從來無交難叙寒溫這書如何寫得疾忙心生一計分付妻兒取湯取水把兩人都遣開了及至取得湯水來時已自把書重重封固上面寫十五字乃是豚弟李遜書呈洛陽恩兄劉元普親拆把來遞與妻兒收好說道我有個八拜爲交的故人乃青州刺史劉元普本貫洛陽人氏此人義氣下霄必能濟汝母子將我書前去投他料無阻拒可多多拜上劉伯父說我生前不及相見了隨分付張氏道二十載恩情今長別矣倘蒙伯父收留全賴小心相處必須教子成名補我未逮之志你已有

勢和
天原日
遠人老
不前非
資未必
持不請

遺腹兩月，倘得生子，使其仍讀父書。若生女時，將來
許配良人。我雖死而瞑目。又念付春郎道：汝當事劉
伯父如父，事劉伯母如母。又當孝敬母親，勵精學業，
以圖榮顯。我死猶生。如違我言，九原之下，亦不安也。
兩人垂淚受教。又囑付道：身死之後，權寄棺木浮丘
寺中。俟投過劉伯父，徐圖殯葬。但得安土埋藏，不須
重到西粵。說罷，心中哽咽，大叫道：老天！老天！我李遜
如此清貧，難道要做諸縣令？也不能勾。當時驀
然倒在床上，已自叫喚不醒了。正是：

君恩新荷喜相隨，
誰料天年已莫追。

休爲李君傷妖逝，四齡已可做顏回。

張氏春郎，各各哭得死而復甦。張氏道：撇得我孤孀二人好苦。倘劉君不肯相容，如何處置？春郎道：如今無計可施，只得依從遺命。我爹爹最是識人，或者果是好人，也不見得。張氏即將囊橐檢點，那曾還剩分文。元來李克讓本是極孤極貧的做人，甚是清方。到任又不上一月，雖有些少，已爲醫藥磨盡了。還虧得同僚相助，將來買具棺木盛殮，停在衙中。母子二人朝夕哭奠，過了七七之期，依着遺言，將柩浮丘寺內，收拾此一小行李盤纏，帶了遺書，饑餐渴飲，夜宿曉行。

取路長洛陽縣來，却說劉元普一日正在書齋閒玩，古典只見門上人報道：「外有母子二人，口稱西粵人氏，是老爺至交親戚，有書拜謁。」元普心下着疑，想道：「我那里來這樣遠親，便且叫請進。」母子二人走到跟前，施禮已畢。元普道：「老夫與賢母子在何處識面？實有遺忘。」伏乞詳示。李春郎答道：「家母小侄其實不曾得會。」先君却是伯父至交。元普便請姓名。春郎道：「先君李遜，字克讓，母親張氏，小侄名彥青，字春郎。本貫西粵人氏。先君因赴試，流落京師，以後得第，除授錢塘縣尹。一月身亡，臨終時，令我母子無依，說有洛陽。」

劉伯父是幼年八拜至交，特命亡後，賣了手書，自任房前來拜懇，故此母子造宅，多有驚動。元普聞言，茫然不知，就裡春郎便將書呈上。元普看了封簽上十五字，好生詫異。及至拆封看時，却是一張白紙，喫了一驚，默然不語。左思右想了一回，猛可裡心中省悟道：「必是這個緣故無疑。我如今不要說破，只教他母子得所便了。」張氏母子見他沉吟，只道不肯容納，豈知他却是天大一場美意。元普收過了書，便對二人說道：「李兄，果是我八拜至交，指望再得相會，誰知已作古人，可伶可伶。今你母子就是我家骨肉，在此。」

居住便了便叫請出王夫人來說知來歷認爲姪
春郎以子侄之禮自居當時擺設筵席款待二人酒
間說起李君靈柩在任所寺中元普一力應承殯葬
之事王夫人又與張氏細談已知他有遺腹兩月了
酒散後送池州子到南樓安歇家火器皿無一不備
又撥幾對僮僕服侍每日三餐十分豐美張氏母子
得他收留已自過望誰知如此殷勤心中感激不盡
過了幾時元普見張氏德性溫存春郎才華英敏更
兼謙謹老成愈加敬重又一而打發人往鵝塘去扶
柩了忽一日正與王夫人閒坐不覺掉下淚來夫人

忙問其故。元普道：「我親李氏子儀容志氣，後來必然大成。我若得這般一個兒子，真可死而無恨。今年華已去，子息杳然。爲此不覺傷感。」夫人道：「我屢次勸相公娶妾，只是不允。如今定爲相公覓一側室，管取宜男。」元普道：「夫人休說這話。我雖垂暮，你却尚是中年。若是天不絕我劉門，難道你不能生育？若是命中該絕，縱使姬妾盈前，也是無幹。」說罷自出去了。夫人這番却主意要與丈夫娶妾，曉得與他商量，定然推阻。便私下叫家人喚將做媒的薛婆來，說知就裡，又囑付道：「直待事成之後，方可與老爺得知，必用心訪個。」

德容兼備的、或者老爺纔肯相愛、薛婆一一應諾而
去、過不多日、薛婆尋了幾頭來說、領來看了、沒一個
中夫人的意、薛婆道、此間女子、只好怎樣、除非汴梁
帝京、五方雜聚、去處纔有出色女子、恰好王文用有
別事要進京、夫人把百金、密托了他、央薛婆與他同
去尋覓、薛婆也有一頭媒事、要進京、兩得其便、就此
起程、不題、如今再表一段緣因、話說汴京開封府祥
符縣、有一進士姓裴名習、字安卿、年登五十、夫人鄭
氏早亡、單生一女、名喚蘭孫、年方二八、儀容絕世、裴
安卿做了郎官幾年、陞任襄陽刺史、有人對他說道、

官人向來清苦，今得此美任，此後只愁富貴不愁貧了。安卿笑道：「富有何來？每見貪酷小人，惟得是恩不過使這幾家治下百姓賣兒貼婦，充其囊橐，此真狼心狗行之徒。天子教我爲民父母，豈是教我殘害子民？我今此去，唯喫襄陽一盞淡水而已。貧者人之常叨，朝廷之祿不至凍餒足矣。何求富爲？」裴安卿立心要做個好官，選了吉日，帶了女兒起程赴任。不則一日，到了襄陽，蒞任半年，治得那一府物阜民安。詞清訟簡，民間造成幾句謠詞，說道：

襄陽府前一條街

一朝到了裴天臺

六房吏書去打盹 門子卑隸去砍柴

光陰荏苒，又早六月炎天。一日裴安卿與蘭孫喫過
午飯，暴暑難當，安卿命汲井水解熱，霎時井水將到，
安卿喫了兩鍾，隨後叫女兒喫，蘭孫飲了幾口，說道：
「爹爹恁樣淡水，虧爹爹恁生喫下，作多安卿道：『你認
這般折福的話，你我有得這水喫時，他便不是神仙了，
豈可嫌淡？』」蘭孫道：「爹爹如何便見得折福？這樣時候，
多少王孫公子，雪藕調冰，浮瓜沉李，也不爲過。爹爹
身爲郡侯，飲此一盃淡水，還道受用，也太迂濶了。」安
卿道：「我兒不諳事務，聽我道來：假如那王孫公子，倚

傍着祖宗的勢耀頂戴着先人積攢下的浮財不知稼穡又無甚事業只圖快樂落得受用却不知樂極悲生也終有馬死黃金盡的時節縱不然也是他生夢醒這些福氣你爹爹貧寒出身又叨朝廷民社之責須不能勾比他還有那一等人假如當此天道爲將過延身以車輪手執戈矛日夜不能安息又且死生朝不保暮更勾那衙紳農夫經商工役辛勤隴陌奔走泥塗雨汗通流還禁不住那當空月晒你爹爹比他不已是神仙了又有那下一等人一時遇候問成罪案困在囹圄受盡鞭撻還要肘手錄足這滋味時

節拘于那不見天日之處，休說冷水便是泥汁，也不能勾求生，不得生求死，不得死。父娘皮肉痛癢一般，難道偏他們受得苦起？你爹爹比他豈不是神仙？今司獄司中見有一二百名罪人，蓄意欲散禁他，每在獄日給冷水一次，待交秋再作。那會蘭孫道：「爹爹未可造次，獄中罪人皆不良之輩，若輕鬆了他，倘有不測，受累不淺。」安卿道：「我以好心待人人，豈負我？我但分付牢子緊守監門便了。」他是令當有事只因這一節有分教：

應死囚徒俱脫網，施仁郡守反遭殃。

次日安卿升堂分付獄吏將囚人散禁在牢日給凉水與他須要小心看守獄卒應諾了當日便去牢裡鬆放了衆囚各給凉水牢子們緊緊看守不致疎虞過二十來日牢子們就懈怠了忽又是七月初一日獄中舊例每逢月朔便獻一番供市那日燒過了紙衆牢子們都去喫酒散福從下午喫起直喫到黃昏時候一個個酩酊醺醺一干囚犯初時見獄中寬縱已自起心違牢內中有幾個有親族的密地教對付些利器暗藏在身邊當日見衆人已醉就便乘機發作約莫到二更時分獄中一片聲喊起一二百罪

人一齊動手先將那當牢的禁子殺了打出牢門將
那獄吏牢子一個個砍翻撞見的多是一刀一個有
的躲進黑暗裡聽時只聽得喊道太爺平時仁德我
每不要殺他直反到各衙殺了幾個佐貳官那時正
是清平時節城門還未曾開衆人怕聲喊一開逃走
出城正是

驚魚跳却金鈎去

羅星擺頭再不來

那時裴安卿聽得喧嚷在睡夢中驚覺連忙起來早
已有人報知裴安卿聽說却正似頂門上失了三魂
脚底下蕩了七魄連聲只叫得苦悔道不聽高孫之

論道如
此

言以至於此，誰知道將仁待人，被人不仁，一面點起民壯分頭追捕，多應是海底撈針，那尋一個。次日這傳事早報與上司知道，少不得動了一本，不上半月已到汴京。奏章早達天聽，天子與群臣議處。若是裴安卿是個貪賊，剗剗阿諛諂佞的，朝中也還有人喜他，只爲平素心性剛直，不肯趨奉權貴，況且一清如水，俸資之外毫不苟取，那有錢財實緣勢要，所以無一人與他辨冤。多道縱囚越獄，典守者不得辭其責，又且殺了佐貳，獨留刺史事屬可疑，合當拿問。天子准奏，即便批下本來，着法司差官招解到京。那陳裴

安卿便是重出世的召父再生來的柱石也只得低頭受縛却也道自己素有政聲還有清白之處叫蘭孫收拾了行李父女兩個同了押解人起程不則一日來到東京那裴安卿舊日住居已奉聖旨抄沒了僮僕數人分頭逃散無地可以安身還虧得鄭夫人在時與清真觀女道往來只得借他一間房子與蘭孫住下次日青衣小帽同押解人到朝候旨奉聖旨下大理獄鞠審即刻便自進牢蘭孫只得將了些錢鈔買止告下去獄中傳言寄語擔茶送飯元來裴安卿年衰力邁受了驚惶又受了苦楚日夜憂虞飲

食不進、蘭孫設處送飯、枉自費了銀子。一日見蘭孫正到獄門首來、便喚住女兒說道：「我氣塞難當、今日大分必死、只爲爲人慈善、以致召禍、累了我兒。雖然罪不及孥、只是我死之後、無路可投、作婢爲奴、定然不免。那安卿說到此處、好如萬箭鑽心、長號數聲、而絕還喜、未及會審、不受那三木囊頭之苦。蘭孫跌脚捶胸、哭得個發昏章第十一、欲要領取父親屍首、又道是朝廷罪人、不得擅便。當時蘭孫不顧死生利害、闖進大理寺衙門、哭訴越獄根由、哀感傍人、幸得那大理寺卿還是個有公道的人、見了這般情狀、惻然

不忍隨卽進一道表章上寫着

大理寺卿臣某勘得襄陽刺史裴習撫字心勞提
防政拙雖法禁多疎自干天譴而反情無撓可表
臣心今已罄罔圖宜從寬貸伏乞速降天恩赦其
遺屍歸葬以彰朝廷優待臣下之心臣某惶恐上
言

那真宗也是個仁君見裴習已死便自不苛求卽
批准了表章箇孫得了這個消息還算是黃連樹下
彈琴苦中取樂將身邊所剩餘銀買口棺木雇人抬
出屍首盛殮好了停在清真觀中做些羹飯澆奠了

一番又哭得一佛出世。那裴安鄉所帶盤費原無幾何。到此已用得乾乾淨淨了。雖是已有棺木。殯葬之資毫無所出。蘭孫左思右想。道只有個舅舅鄭公。見任三川節度使。帶了家眷在彼。却是路途險遠。萬萬不能搭救。負了無計可施。事到頭來不自由。只得手中拿個草標。將一張紙寫着賣身葬父四字。到靈柩前拜了四拜。跪告道。爹爹陰靈不遠。保奴前去得遇好人。拜罷起身。噙着一把眼淚。抱着一腔冤恨。忍着一身羞耻。沿街喊叫。可憐裴蘭孫是個嬌滴滴的閨中處子。見了一個募生人。也要面紅耳熱的。不想今

日出頭露面、思念父親臨死言詞、不覺寸瘍俱裂、正是

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

生來運蹇時乖、只得含羞忍辱

父兮輕信亡身、女兮街衢痛哭

縱交血染鵝絨、彼蒼不念孤獨

又道是天無絕人之路、正在街上賣身、只見一個老媽媽走近前來、欠身施禮、問道小娘子爲着甚事賣身、又恁般愁容、可掬仔細認認、哭了一驚、道這不是裴小姐、如何到此地位、原來那媽媽正是洛陽的薛

婆、鄭夫人在時、薛婆有事到京、常在裴家往來的、故
此認得、蘭孫擡頭見是薛婆、就同他走到一個僻靜
所在、含淚把上項事說了一遍、那婆子家最易眼淚
出的、聽得傷心之處、不覺也哭起來、道、原來尊府老
爺連止大難、皆是個富家之女、如何做得以下之人、
若要賣身、雖然如此、猶婆不到得便爲奴作婢也、免
不得是個偏房了、蘭孫道、冷目爲了父親、就是殺身
也、說不得、何惜其他、薛婆道、既如此、小姐請免愁煩、
洛陽縣劉刺史老爺年老無兒、夫人王氏要與他取
個偏房、前日曾囑付我在本處尋了多時、並無一個

四
五
六

中意的如今因爲洛陽一個大姓央我到京中相府
求一頭親事。夫人乘便囑付親侄王文用帶了身價
同我前來遍訪。也是有緣遇着小姐。王夫人原說要
個德容兩全的。今小姐之貌絕世無雙。賣身豈父又
是大孝之事。這事十有九分了。那劉刺史收義疎財
王夫人大賢大德。小姐到彼。雖別權時落後。儘可使
活終身。未知尊意何如。蘭孫道。但憑媽媽主張。只是
賣身爲妾。玷辱門庭。千萬莫說出真情。只認做民家
之女罷了。薛婆點頭道。是隨引了蘭孫小姐一同到
王文用寓所來。薛婆就對他說。知備細。王文用遠遠

地膘去看那小姐已覺得傾國傾城便道有如此絕色佳人何怕不中姑娘之意正是

踏破缺鞋無覓處 得來全不費工夫

當下一邊是落難之際一邊是富厚之家並不消爭短論去已自一說一中整整兌足了一百兩雪花銀子還與蘭孫小姐收了就要接他起程蘭孫道我不爲葬父故此賣身須是完葬事過纔好去得薛婆道小娘子你孑然一身如何完得葬事何不到洛陽成親之後那時免劉老爺差人埋葬何等容易蘭孫只得依從那王文用是個老成才幹的人見是要與姑

夫爲妾的不敢怠慢教薛婆與他作伴同行自己常在前後東京到洛陽只有四百里之程不上數日早已到了到家王文用自往厩庫中去了薛婆便悄悄地領他進去拜見了王夫人夫人擡頭看蕭孫時果然

脂粉不施有天然姿格梳妝畧試無半點塵紛舉止處態度從容語言時聲音淒婉雙蛾頻蹙渾如西子入吳時兩頰含愁正似王嫱辭漢日可憐嬌媚清閨女權作追隨宦室人

當時王夫人滿心歡喜問了姓名便收拾一間房子

安頓蘭孫撥一個養娘服事他。次日便請劉元普來，從容說道：「老身今有一言相公幸勿嗔怪。」劉元普道：「夫入有言，卽說，何必諱言？」夫人道：「相公，你豈不聞人生七十古來稀？今你壽近七十，前路幾何？並無子息，常言道：『無病言身輕，有子萬事足。』久欲與相公納一側室，一來爲相公持正，不好妄言；二來未得其人，姑且隱忍。今娶得汴京裴氏之女，正在妙齡，抑且才色兩絕，願相公立他做個偏房，或者生得男半女，也是劉門後代。劉元普道：「老夫只恐命裡無嗣，不欲耽誤人家幼女，誰知夫人如此用心。而今且喚他出來。」

見我當下蘭孫小姐移步出房，倒身拜了劉元普，看
見心中想道：「我觀此女儀容動止，決不是個以下之
人。」便開口問道：「你姓甚名誰？是何等樣人家之女？爲
甚事賣身？」蘭孫道：「爲妻乃汴京小民之女，姓裴，小名
蘭孫。父死，無資，故此賣身，殯葬。口中如此說，不覺暗
地裡偷彈淚珠。」劉元普听了，又相道：「你定不是民家
之女，不要哄我。我看你愁容可掬，必有隱情，可對我
一一直言，與你做主，分憂便了。」蘭孫初時隱諱，怎當
得劉元普再三盤問，只得將那放囚得罪緣由，從前
至後細細說了一遍。不覺淚如湧泉。劉元普大驚失

色也不覺淚下道我说不像民家之女夫人幾乎誤了老夫可借一個好官遣此屈禍忙向蘭孫小姐連稱得罪又道小姐身既無依便住在我這裡待老夫送葬此是殯葬尊翁便了蘭孫道若得如此周全此恩惟云可表相公先受賤妾一拜劉元普慌忙扶起分付黃娘新生張事裴家小姐不得有違當時走到廳堂即刻差人往汴京迎裴使君靈柩不多日扶柩到來却好錢塘李縣令靈柩一齊到了劉元普將來共停在一箇庄廳之上備了兩個祭筵拜奠張氏自領了兒子拜了亡夫元普也領蘭孫拜了亡父又延

了一個有名的地理師，揀尋了兩塊好地基，等待臘月吉日安葬。一日王夫人又對元普說道：「那裴氏女，雖然貴家出身，却是落難之中，得相公救拔他的，若是流落他方，不知如何下賤去了。相公又與他擇地葬親，此恩非小。他必甘心與相公爲妾的。既是名門之女，或者有些福氣，誕育子嗣，也不見得。若得如此，非但相公有後，他也終身有靠，未爲不可。望相公思之。夫人不說猶可，說罷只見劉元普勃然作色道：「夫人說那裡話！天下多美婦人，我欲娶妾，自可別圖，豈敢污裴使君之女？劉弘敬若有此心，神天鑒察！」夫人

聽說自道失言頓口不語劉元普心裡不樂想了一
 回。道我也太呆了。我既無子嗣何不索性認他爲女。
 斷了夫人這點念頭。便叫丫鬟請出裴小姐來道我
 叨長尊翁多年又同爲刺史之職。年華高邁子息全
 無。小姐若不弄嫌欲待傾軋爲女。意下何如。蘭孫道
 妾蒙相公夫人收養願爲奴婢早晚服事如此厚待
 如何敢當。劉元普道豈有此理。你乃宦家之女偶遭
 挫折焉可賤居下流老夫自有主意不必過謙。蘭孫
 道相公夫人正是重生父母雖粉骨碎身無可報答
 既蒙不鄙微賤認爲親女焉敢有違。今日就拜了爹

婦人之
說

媽劉元普歡喜不勝便對夫人道今非我以蘭孫爲女可受他全禮當下蘭孫插燭也似的拜了八拜自此便叫劉相公夫人爲爹爹母親十分孝敬倍加親熱夫人又說與劉元普道相公既認蘭孫爲女須當與他擇壻侄兒王文用青年喪偶管理多年才幹精敏也不辱莫了女兒相公何不與他成就了這頭親事劉元普微微笑道內侄繼娶之事少不得在老丈身上今日自有個主意你只管打點教養便了夫人依言元普當時便揀下了一个成親吉日到期宰殺猪羊大排筵會遍請鄉紳親友并李氏母子內侄王

盡是因
眼是人

文用一同來赴慶喜華筵。衆人還只道是劉公納寵。王夫人也還只道是與侄兒成婚。正是

萬丈廣寒難得到，嫦娥今夜落誰家。

看官此時將及，只見劉元普教人捧出一套新郎衣，僮擺在堂中。劉元普拱手向衆人說道：「列位高親在此，聽弘敬一言。敬聞利人之色不仁，乘人之危不義。襄陽裴使君以相事繫獄身死，有玄蘭孫年方及笄，荆妻欲納爲妾。弘敬寧乏子嗣，決不敢污使君之清德。內侄王文用雖有綜理之才，却非仕宦中人，亦難以配公侯之女。唯我故人李縣令之子彥青者，旣出

有生意

望族又值青年貌比潘安才過子建誠所謂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者也今日特爲兩人成其佳耦諸公以爲何如衆人異口同聲讚歎劉公盛德李春郎出其不意却待推遜劉元普那裡肯從便親手將新郎衣巾與他穿帶了次後笙歌鼎沸燈人燦煌遠遠聽得環珮之聲却是薛婆做了喜娘幾個丫鬟一同簇擁着蘭孫小姐出來二位新人立在花毡之上交拜成禮真是說不盡那奢華富貴但見

粉孩兒對對挑燈七娘子雙雙執扇觀看的是威檢才麻婆子誇稱道鵲橋仙並進小蓬萊伏侍的

是好姐姐。姐柳青娘幫襯道賀。新郎同入銷金帳。做
嬌客的磨餘。備前豈宜重開後庭花。做新婦的半
喜還憂。此夜定然川撥掉。脫布衫時歡未艾。花心
動處言非常。

當時吳氏和春郎魂夢之中。也不想得到此。真正喜
滔天來。蘭孫小姐。婿場之下。覩見新郎容貌不凡也。
自暗暗地歡喜。只道嫁個老人星。誰知却嫁了個文
曲星。行禮已畢。便伏侍新人上轎。劉元普親自送到
南樓。結燭合巹。又把那千金妝奩。一齊送將過來。劉
元普自回去陪賓。大吹大擂。直飲至五更而散。這里

洞房中一對新人真正佳人遇着才子，那一宵歡愛，
端的是如膠似漆，似水如魚。枕邊說到劉公大德，兩
下裡感激深入骨髓。次日天明起來，見了張氏，張氏
又同他夫婦拜見劉公，十萬分稱謝。隨後張氏就辦
些祭物，到靈柩前，叫媳婦拜了公公。兒子拜了岳父，
張氏撫棺，哭道：「丈夫生前爲人正直，死後必有英靈。」
劉伯父周濟了寡媳孤兒，又把名門貴女嫁你媳婦，
恩德如天，非同小可。幽冥之中，乞保佑劉伯父早生
貴子，壽過百齡。春郎夫妻也各自默默地禱祝。自此
上和下睦，夫唱婦隨，日夜焚香，保劉公冥福，不覺光

度自
注

延祥

陰荏苒又是臘月中旬，塋葬吉期到了。劉元普便自聚起匠役人工，在正廳上擡取一對靈柩，到墳塋上來。張氏與春郎夫妻各帶了重孝，相送當下埋棺封土。已畢，各立一個神道碑。一書宋故襄陽刺史安卿張公之墓，一書宋故錢塘縣尹克讓李公之墓。只見松栢參差，山水環繞，宛然二塚相連。劉元普設三牲禮儀，親自舉哀拜奠。張氏三人放聲大哭，哭罷一齊望着劉元普拜倒。在荒僻地上，不起劉元普連忙答拜，只是謙謙無能，畧無一毫自矜之色。隨即回來，各自散訖。是夜劉元普睡到三更，只見兩個人幞頭

象簡、金帶紫袍向劉元普撲地、翻身拜下、口稱大恩。
人劉元普喫了一驚、慌忙起身扶住、道二位尊神何
故降臨、折殺老夫也。那左手的一位說道、某乃襄陽
刺史裴習、此位卽錢塘縣令李公克讓也。上帝憐我
兩人清忠、封某爲天下都隄隄、李公爲大曹府判官
之職。某繫獄身死之後、幼女無投、承公大恩、賜之佳
壻、又賜佳城、使我兩人冥冥之中、遂爲兒女姻眷、恩
同天地、難效涓埃。已曾合表上奏天庭、上帝鑒公盛
德、特爲官加一品、壽益三旬、子生雙貴、幽明雖隔、敢
不報知。那右首的一位又說道、某只爲與公誼交難

訴衷曲、故此空函寓意、不想公一見、卽明慨然認義、養生送死、已由殊恩、淑女承祧、尤爲望外、雖益壽添嗣、未足報洪恩之萬一、今有遺腹小玄鳳鳴、明早已當出世、敢以此奉長郎君箕箒、公與我媳、我亦與公媳、累盡報效之私言、訖拱手而別、劉元普慌忙出送、被兩人馬蹄一推、瞥然驚覺、却正與王夫人睡在床上、上便將夢中所見所聞、一一說了、夫人道、妾身亦慕相公大德、古今罕有、自然得福、非輕神明之言、諒非虛謬、劉元普道、裴李二公生前正直、死後爲神、他感我嫁女婚男、故來託夢、理之所有、但說我壽增三

十世間那有百歲之人、又說賜我二子、我今年已七十、雖然精力不減少時、那七十歲生子、却也難得、恐未必然、次日早晨、劉元普思憶夢中言語、整了衣冠、步到南樓、正要說與他三人知道、只見李春郎夫婦、山來相迎、春郎道、母親生下小妹、方在坐草之際、昨夜我母子三人、各有異夢、正要到伯父處報知賀喜、豈知伯父已先來了、劉元普見說張氏生女、思想夢中李君之言、好生有驗、只是自己不曾有子、不好說得、當下問了張氏平安、就問夢中所見如何、李春郎道、夢見父親岳父、俱已爲神、口稱伯父大德、感動天

庭已爲延壽添子，三人所夢，摠只一樣。劉元普暗暗稱奇，便將日已夢中光景，一一對兩人說了。春郎道：「此皆伯父積德所致，天理自然，非虛幻也。」劉元普隨即回家，與夫人說知，各各駭歎。又差人到李家賀喜，不踰時，又及滿月，張氏抱了幼女來見伯父伯母。元普便問：「令愛何名？」張氏道：「小名鳳鳴。」是日夫妻夢中所囑，劉元普見與已夢相符，愈加驚異。話休絮煩，且說王夫人當時年已四十歲了，只覺得喜食醃酸，時常作嘔。劉元普只道中年人病發，延醫看脈，沒一個解說得出。就有個把有手段的村道：「像是有喜的氣脈。」

却曉得劉元普年已七十王夫人年已四十從不曾生育的爲此都不敢下藥只說道夫人此病不消服藥不久自瘳劉元普也道這樣小病料是不妨自此也不延醫放下了心只見王夫人又過了幾時當真病好但覺得腰肢日重裙帶漸短眉低眼慢乳脹腹高劉元普半信半疑道夢中之言果然不虛應日月易過不覺又及產期劉元普此時不由你不信是有孕提防分娩一面喚了收生婆進來又催了一個奶子忽一夜夫人方睡只聞得異香撲鼻仙音嘹亮夫人便覺腹痛衆人齊來伏侍分娩不上半個時辰生

下一個孩兒香湯沐浴過了看時只見眉清目秀鼻直口方十分魁偉夫妻兩人歡喜無限元普對夫人道一夢之靈驗如此若如裴李二公之言皆上天之賜也就取名劉天祿字夢禎此事便傳遍洛陽一城把做新聞傳說百姓們編出四句口號道

刺史生來有奇骨
爲人事好積陰騭
嫁了裴女換劉兒
養得頭生做七十

轉眼間又是滿月少不得做湯餅會衆鄉紳親友齊來慶賀真是賓客填門喫了三五日筵席春郎與蘭小自梯已設宴賀喜自不必說且說李春郎自從成

蘇莽父之後，一發潛心經史，希圖進以報大恩。又得劉元普扶持，入了國子學，正與伯父母妻商量到京赴學，以待試期。只見汴京有個公差到來，說與鄭樞密府中所差前來接取裴小姐一家的元來那蘭孫的舅舅鄭公，數月之內，已自西川節度內召爲樞密院副使，還京之日，已知姊夫被難而亡，遂到清真觀問取甥女消息。說是賣在洛陽，又遣人到洛陽探問，曉得劉公仗義全婚，稱嘆不盡。因爲思念甥女，故此欲接取他姑嬢夫婦一同赴京相會。春郎得知此信，正是兩便。蘭孫見說舅舅回京，也自十分歡喜。當

下稟過劉公夫婦就要擇個吉日同張氏叩頭鳴起
程到期劉元普治酒餞別中間說起夢中之事劉元
普便對張氏說道舊歲老夫夢中得見令先君說令
愛孫公是有婚姻之分前日小兒未生不敢啟齒如
今倘蒙不嫌強結葭莩張氏欠身答道先夫夢中曾
言又蒙伯仙垂棄太恩未報敢惜一女只是母子孤
寒如故未敢仰攀倘得天下成名當以小女奉郎君
箕箒當下酒散劉公又囑付蘭孫道你丈夫此去前
程萬里我兩人在家安樂孩兒不必掛懷諸人各各
流涕戀戀不捨臨行又自拜三下拜感謝劉公夫婦

盛德然後垂淚登程去了。洛陽與京師却不甚遠。不時常有音信往來。不必細說。再表公子劉天祐自從生育。日往月來。又早週歲過頭一日。奶子抱了小官人。同了養娘朝雲。往外邊耍子。那朝雲年十八歲。頗有姿色。隨了奶子出來。頑耍了一晌。奶子道。姐姐你與我畧抱一抱。怕風大。我法將衣服來與他穿。朝雲接過抱了。奶子進去了一回。出來只聽得公子啼哭之聲。着了忙。兩步當一步。走到面前。只見朝雲一手抱了一手伸在公子頭上揉着。奶子疾忙近前看時。只見跌起老大一個跣路。便大怒發話道。我畧轉得

一轉背便把他跌了。你豈不曉得他是老爺夫人的性命。若是知道，須連累我喫苦。我便去告訴老爺夫人，看你這小賤人逃得過這一頓責罰也不說罷。抱了公子，氣憤憤的便走。朝雲見他勢頭不好，一時性發，也接應道：「你這樣老豬狗倚仗公子勢利，便欺負人，被口罵我，不要使盡了英雄。莫說你是奶子，便是公子，我也從不曾見有七十歲的養頭生。知他是拖來也是拖來的人，却爲這一跌，便凌辱我。朝雲雖是口強，却也心慌，不敢便走進來，不想那奶子一五一竟將朝雲說話對劉元普說了。元普聽罷，忻然說：

道這也怪他不得七十生子原是罕有他一時妄言何足計較當時奶子只道撒開朝雲一場少也戲個半死不想元普如此寬容把一片火性化做半盃冰水抱了公子自進去了却說元普當夜與夫人喫夜飯罷自到書房裡去安歇分付女婢道喚朝雲到我書房裡來衆女婢只道爲相裡事發要難爲他到替他擔着一把子條疾忙鷹拿燕雀的把朝雲拿到可憐朝雲懷着鬼胎戰兢兢的立在劉元普面前只打點領責元普分付衆人道你每多退去只留朝雲在此衆人領命一齊都散不留一人元普便叫朝雲開

劉公勝
親之成
甚矣壯
勢也

上了門朝雲正不知劉元普葫蘆裡賣出甚麼藥來。只見劉元普叫他近前說道人之不能生育多因交會之際精力衰微浮而不實故艱乎種子若精力健壯雖老猶少你知這老年人不能生產便把那抱別姓借胎之法這極邪法疑我我今夜留你在此正要與你試一試精力消你這點疑心原來劉元普初時只道自己不能生育所以不肯輕納少年女子如今已得過頭生便日放胆大了又見夢中說尚有一子一時間不覺通融起來那朝雲也是偶然失言不想到此分際却也不敢違拗只得伏侍元普解衣同寢但

一個似八百年彭祖的長兄一個似三十歲顏回
的少女尤雲璫雨密妃傾洛水漂着壽星頭似水
如魚呂望持釣竿撥動楊妃舌乘牛老君樓住捧
珠盤的龍女騎驢古老搭着執抓籬的仙姑背靡
藤纏定牡丹花綠毛龜捧取芙蓉蕊太白金星浮
性發上青玉女慾情來

劉元普雖則年老精神強悍朝雲只得忍着痛苦承
受約莫弄了一個更次陽漚而止是夜劉元普便與
朝雲同睡天明朝雲自進去了劉元普起身對夫人

好个夫人

批案驚奇

卷二十

三

此句要緊

說知此事夫人只是笑衆女婢和奶子多道老爺一向極有正經而今到恁般老沒志氣誰想劉元普和朝雲只此一宵便受了娠劉元普也是一時要他不疑賣弄本事也不道如此快殺夫人便鋪個下房勸相公冊立朝雲爲妾劉元普應允了便與朝雲戴簪納爲後房不時往朝雲處歇宿朝雲想起當初一時失言倒得了這一個好地位劉元普與朝雲戲語道你如今方信公子不是拖來抱來的了麼朝雲耳紅面赤不敢言語轉眼之間又已十月滿了一日朝雲腹痛難禁也覺得異香滿室生下一個兒子方纔落

地只聽得外邊喧嚷，劉元普出來看時，却是報李春
郎狀元及第的。劉元普見侄兒登第，不辜負了從前
認義之心。又且正值生子之時，也是個大大吉兆，心
下不勝快樂。當時報喜人說：「王李狀元家普劉元
普拆開看道：

侄子母孤孀，得延殘息足矣。賴伯父保全終始，遂
得成名。皆伯父之賜也。邇來二尊人起居想當佳
勝。本欲給假一候，尊顏緣侍講東宮，不離朝夕，未
得如心。姑寄御酒二瓶，爲伯父願老之資。宮花二
朶，爲賢郎豐元之兆。臨風神逸，不盡鄙忱。

劉元普看畢收了御酒宮花正進來與夫人說知只
見公子天祐走將過來劉元普喚住遞宮花與他道
哥哥在京得第特寄宮花與你願我見他年瓊林賜
宴與哥哥今日一般公子欣然接去回頭三亂撞壁
着爹娘唱了兩個深喏引得那兩個老人家歡喜無
限劉元普隨即修書賀喜并說生次子之事打發京
中人去訖便把皇封御酒祭獻裴李二公然後與夫
人同飲從此又將次子取名天錫表字夢符兄弟日
漸長成十分垂髫劉元普延師訓誨以待成人又感
上天祐庇一發修橋砌路廣行陰德裴李二墓每年

春秋祭掃不題再表李狀元在京之事那鄭樞密與夫人魏氏止生一幼女名曰素娟尚在襁褓他只爲如夫姐姐早亡甚是愛重甥女故此李氏一門在他府中十分相得李狀元自成名之後授了東宮侍講之職深得皇太子之心自此十年有餘真宗皇帝崩了仁宗皇帝登極優禮師傅便超陞李彥青爲禮部尚書進階一品那劉元普仗義之享自仁宗爲太子時已自幾次奏知當日便進上一本懇賜還鄉祭掃并乞褒封仁宗頒下詔旨錢塘縣尹李遷追贈禮部尚書襄陽刺史裴習追復原官各賜御祭一筵青州

刺史劉弘敬以原官加陞三級禮部尚書李彥青給假半年還朝復職李尚書得了聖旨便同張老夫人裴夫人鳳鳴小姐謝別了鄭樞密馳驛回洛陽來一路上車馬旌旗炫耀數里府縣官員出郭迎接那李尚書去時尚是弱冠來時已作大臣却又年止三十洛陽父老觀者如堵都稱嘆劉公不但有德抑且能識好人當下李尚書家眷先到劉家下馬劉元普夫婦聞知忙排香案迎接聖清山呼已畢張老夫人李尚書裴夫人俱各紅袍玉帶率了鳳鳴小姐齊齊拜倒在地稱謝洪恩劉元普扶起尚書王夫人扶起夫

所以
罪

罪

人小姪就喚兩位公子出來相見。嬌嬌見嫂衆人看
見兄弟二人相貌魁梧，又酷似劉元普模樣，無不歡
喜，都稱嘆道：「大恩人生此雙璧，無非積德所招。」隨卽
排着御祭，到裴李二公墳前奠酒。張氏等四人
各各痛哭一場。御祭回，劉元普對劉元普子說：「先夫有
套酒行數巡，劉元普起身對劉元普子說：『先夫有
一衷腸之話，合該十餘年矣。今日不敢不說。』先君
與老夫生平實無一面之交，當賢母子來投，老夫茫
然不知就裡。及至拆書看時，並無半字，初時不解其
意，仔細想將起來，必是聞得老夫虛名，欲待託妾寄

子却是從無一面難叙衷情故把空書藏着誣謔老
夫當日過假爲真雖妻子跟前不敢說破其實所稱
八拜爲交實虛言耳今日言得賢侄功成名遂耀祖
榮宗老夫若輩不言是埋沒令先君一段苦心也言
畢卽將原書遞與尚書母子展看尚書母子號慟感
謝衆人直至今日纔曉得空函認義之事十分稱嘆
不止正是

故舊託孤天下有

虛空認義古來無

世人盡效劉元普

何必相交在始初

當下劉元普又說起長公子求親之事張老夫人欣

然允諾裴夫人起身說道：奴受爹爹厚恩，未報萬一。
今舅舅鄭樞密生一表妹，名曰素娟，正與次弟同庚。
奴家願爲作伐，成其配偶。劉元普稱謝了。當日無話。
劉元普隨後就與天祐聘了李鳳鳴小姐。李尚書一
面寫表轉達朝廷，奏開空面認義之事。一面修書與
鄭公說合。不踰時，仁宗看了表章，龍顏大喜，驚歎劉
弘敬盛德，隨頒恩詔，除建坊旌表外，特以李彥青之
官封之，以彰殊典。那鄭公素慕劉公高義，求婚之事，
無有不從。李尚書既做了天祐舅舅，又做了天錫中
表聯襟，親上加親，十分美滿。以後天祐狀元及第，天

錫進士出身，兄弟兩人，青年同榜。劉元普直看二子成婚，各各生子。然後忽一夜夢見裴使君來拜道：某任鄆城隍已滿七公，早赴瓜期。上帝已有旨矣。次日無疾而終，恰好百歲。王夫人也自壽過八十。李尚書夫婦痛哭，悵常認作親生父母。心喪六年，雖然劉氏自有子孫。李尚書却自年年致祭，這教做知恩報恩。唯有裴公無後，也是李氏子孫世世拜掃。自此世居洛陽，看守先塋，不回西粵。裴夫人生子後，來也出仕貴顯。那劉天祐直做到同平章事，劉天錫直做到御史大夫。劉元普屢受褒封，子孫蕃衍不絕。此陰德之

報也。這本話文出在空絨記。如今依傳編成演義。
回所以奉勸世人爲善。有詩爲証。

陰陽揔一理。

禍福唯自求。

莫道天公遠。

須看剌史劉。

拍案驚奇卷二十

終